



# 儿时年味常萦怀

□ 黄建军

我的老家在农村。儿时，生活条件差，吃不好、穿不好。因此，每年进入腊月，小伙伴们就聚在一起扳着手指头儿等过年。

人们都说，等待是一种煎熬。若单纯拿儿时盼过来说，觉得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。

记得那时候为了年货的事儿，我是小孩儿操着大人的心，像年货啥时候买？买些啥？都提前替大人想好了。可是，当我把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，他好像并不领情，总是一句：“你懂个啥，瞎操心。”就轻易地把我打发了。

盼星星、盼月亮，每天为年货等得心急火燎。尤其，当小伙伴说他家年货买好了，并慢条斯理从口袋中掏出奶糖，晃来晃去，又不紧不慢拧开糖纸自顾自地放进嘴里不停吧唧嘴的时候，心里那个气呀、怨呀！气的是，这家伙天天说和我好朋友，可有奶糖吃的时候就吃独食，不够意思。怨的是，父亲不听我的安排，事办得让我窝心，真恨不得马上回家数落他一顿。可是，气归气、怨归怨，埋怨过后，年货还需在煎熬中继续等待……

过年，吃肉是必须的。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质匮乏，肉不好买，多数农村人也没钱买。年根儿，村民会四处探风，看谁家猪杀，以便早些去赊点儿肉。否则，下手晚了年可就不好过了。

过去，农民养猪也不是件容易事。一要有人手，二要有余粮。倒不是直接给猪喂粮食吃，但总是人先吃饱，才会有剩饭留给猪。至于那些人都吃不饱的家户，养猪的事儿就别想了。

我家姊妹多，生活拮据，多数情况是赊肉过年的。但有一年，我家破天荒地养了猪，且长得膘肥体壮。小年前，父亲请了个杀猪师傅，并喊来邻居帮忙杀猪。师傅来家后，先在院

里找地方把条桌摆好，又在桌下放了个接血的木盆，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便领着人去圈里抓猪了。

或许是嗅到了死亡的味道。猪，突然嚎叫起来，在圈里和抓猪人玩起了追逐游戏，求生的渴望竟让它连滚带爬地冲过了难以逾越的圈墙，惊得众人目瞪口呆。圈里没抓住，那就院里抓。不大的小院，歇斯底里嚎叫的猪，四五个大老爷们儿追着猪满院乱跑，几个跟着瞎起哄的孩童，一个宁静的乡村小院，因为杀猪变得热闹起来。

一阵围追堵截之后，人累了，猪也累了。杀猪师傅这时候好像身手也敏捷了，一把抓住猪后蹄子就将其撂倒在地，其他人不敢怠慢，赶忙上来摁的摁、捆的捆，总算把“二师兄”给降服了。

说实话，师傅拿刀割向猪脖子的场面，我是不敢看的。在我回头躲避的那一刻，传入耳朵的是猪撕心裂肺的惨叫……

很快，猪死前的惨叫声还没完全停下来的时候，闻讯而来的村民就已将杀猪桌围得密不透风了。

师傅麻利地将猪肉分割剔开。你二斤、他一斤，没一会儿，一扇半猪肉都有了下家，余下那小半扇猪肉、猪头、猪蹄子，父亲赶忙将其锁到小耳房，无论村民再咋说好话也不外除了，他知道自家也有几张嘴正等着吃肉了。

人群慢慢散去。一切收拾妥当后，杀猪师傅收下杀猪钱，提着猪内脏，斜叼着“官厅”牌纸烟，满意地离开了。小院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像啥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只有几滴溅在地上的血，证实了这里刚发生的一切。

此后，家里又杀了只鸡，备了点年货，就等着过年了。

除夕当天，我和弟弟妹妹一大早就被母亲从被窝里薅出来，半睡半醒间吃过早饭，就又被催促着打扫院子

卫生了。母亲则趁机打好浆糊，等着我们贴对联、窗花。

红色就是喜庆，门窗、厕所、鸡窝、猪圈（没猪也要贴）、果树，被对联、窗花这么一打扮，院子里到处红彤彤的，再挂上纸糊的大红灯笼，年的味道立马浓重起来了。

中午吃罢饭，母亲忙着张罗年夜饭，父亲则带着我们垒旺火。

垒旺火，要先用砖块垒个圆形底座，直径约60厘米、高30厘米，然后在底座一侧留个点火口，方便点燃旺火。底座垒好后，在中央堆竖起约1米高的木柴，再用劈好的炭块，一圈一圈围着木柴码起来，在码炭过程中，要逐渐向里、向上收口，直到超过木柴后，恰好把口收住。这样一个黑色镂空的“宝塔”旺火，就横空出世了。

垒旺火过程中，我的任务是从炭堆搬炭块过来。这个活儿，说来不算重，但时间拖得久，熬人。大过年的，我心思里装的都是吃和玩，哪有心思干这些，总想找借口往外溜。父亲对我的“小把戏”那是一清二楚，也知道孩子短处在哪里，不用打不用骂，只要不时从口袋里抓把花生、掏颗糖，就捉糊着我把活儿干了。

日落西山，华灯初上。红灯笼随风摇曳，从灯笼里映射出的红光，洒满院子，一地喜气。

年夜饭好了。小炕桌摆得满满的，肉香味儿飘得到处都是。奶奶还没过来，父亲怕年夜饭被我们提前给“祸害”了，硬是找理由把我们往院里赶，不让进屋，不让上炕。你有办法，我有对策，抓住每一次进屋干活的机会，手疾眼快的我瞅中机会就下手，得手后，又怕被发现，也来不及细品，就囫囵吞枣般地把肉咽下肚了。

好不容易盼到奶奶来家，终于能上炕吃饭了。嘴馋了一年的姊妹几个，也顾不上谦让了，直接开启了抢

肉吃的模式。那时候，要想多吃肉，就要看谁的手快，谁的肚子大了。

过去村里没电视，更没春晚看。熬年，就是邻居间串门、喝酒、拉家常，把一年的苦与乐、喜与悲互相倾诉一下。熬到午夜，邻居逐个散去，准备回家发旺火了。

发旺火前，要先打点好各路神仙和自家祖宗，以求得他们的庇佑，主要就是上香、烧纸、磕头，挺有仪式感的。

发旺火也有讲究。首先，要从旺火顶部自上而下浇些易燃液体。比如煤油、胡麻油等，以便快速引燃旺火中的木柴。其次，木柴点燃后，为使其充分燃烧并引燃炭块，还要用扇子扇火。扇子与旺火要保持足够距离，防止不小心把旺火蹭塌了，按老话讲“会来年不顺的”。

点燃后的旺火，火光冲天，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动静不小。旺火着旺后，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转旺火，顺三圈、倒三圈，全家人围着旺火转来转去、说说笑笑，身影与火光相互映衬，在暗夜里相得益彰。

转完旺火，便到了放烟花的时间了，这也是儿时期盼过年的缘由之一。虽然那个年代家里条件不算好，但父亲或多或少总会买点烟花，不让孩子们失望。当烟花燃起之时，一束束火光呼啸着窜向夜空，炸出一朵朵绚丽的花儿。你家也放，他家也放。小村的夜空瞬间被璀璨的烟花点亮，连带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我们盼了一年的年，在此刻达到了高潮。

如今，年仍在往复中轮回。时代进步了，物质丰富了。按理说，年过的应该更有滋味儿才对，可不知何由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的年味了。



## 寒 雀

□ 郭亚舒

天寒，地冻，于是生活于此间天地的麻雀，也就有了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——寒雀。

这个名字真好。宋人杨万里写有一首《寒雀》诗，诗曰：“百千寒雀下空庭，小集梅梢话晚晴。特地作团喧杀我，忽然惊散寂无声。”麻雀喜欢群居，群栖群飞，而且冬天里此种现象尤为突出。雪后黄昏，一群麻雀，忽然落于庭院之中，一些还停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，在窃窃私语，在互相交流，看上去是那样的欢喜，那样的喧闹，好似是故意搅成

一团，对我喧哗，使我烦闷。蓦然受惊，这群麻雀就飞走了，于是庭院寂然，复归于静，难免又给人一份落寞、一份岑寂和萧索。

杨万里的诗十分写实，在农村生活过的人，对此自是多有所见，多有感触。早年我居住在一个小县城的边边，庭院一方所见情景，仍然历历在目。冬日的早晨，庭院落满了一地的麻雀。一听到开门声，便骤然飞起，栖落于树木或者屋瓦之上。静心望去，仿佛每一只麻雀都是独特的精灵，让人觉得楚楚可

怜。它望着你，你望着它，在生命的对望中，心中满是欢喜。寒冷的冬日，因一群麻雀而活力四射。

不过，我倒是更喜欢麻雀稀落的那一番情景：只有几只麻雀栖落庭院，或静思、或觅食。静思的，身体缩作一团，安然如禅定的小和尚；觅食的，啄啄停停，小脑袋扭来扭去，活泼灵动如调皮的小顽童，看上去就叫人生出一份莫名的欢喜，觉得这个冬日，真是又安静又祥和。岁月静好从几只麻雀身上得到了诠释。

宋人崔白，画有一幅《寒雀图》。枯树一株，树色灰黑，散发着阵阵寒气，见得冬日之寒冷。麻雀七八只，多栖于枯枝之上，唯一一只雀振翅于半空之中。寒天、枯木，因形态各异的寒雀，整个画面竟然活泼起来了，萧瑟的冬日也变得生机勃勃，氤氲着一种鲜活而饱满的温暖氛围。如此看来，寒雀其实并不“寒”，寒雀展现的，实则是严寒冬日下的一分生机，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